

Bashi Niandai Sanwenxuan

1983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3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插图尾花：王一辉

八十年代散文选

1983

《八十年代散文选》编辑组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6 字数 95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5,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59 定价：0.86元

编 选 说 明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的、光辉灿烂的散文创作传统,展示八十年代散文创作成果,使文学的百花园里更添繁荣景象,我们编选出版八十年代散文选,每年出版一册,本选集是第四册。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。

本选集的作品均选自一九八三年的全国各报刊。编选方针着眼于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,真、善、美的统一,以抒情和记事散文为主,同时兼顾题材、风格等方面。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。

因编选者水平有限,本选集难免存在不足和失当之处,谨请各方批评指正。

• 目 录 •

1	野性的林·····	柳 嘉
5	青春余梦·····	孙 犁
9	延安水杉·····	和 谷
19	挂在树梢上的风筝·····	田 野
25	花缘·····	岑 桑
33	云雾茶·····	袁 鹰
37	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·····	钟叔河
42	悬在太平洋上的孤岛·····	单复 谢真
52	榆钱饭·····	刘绍棠
59	车流晨曲·····	胡廷楣
64	“邮鸟儿”飞来了·····	韩静霆
71	奶奶的小把戏·····	蒋丽萍
77	洗桃花水的时节·····	铁 凝
86	黄山音乐鸟·····	刘绪源
91	草花·····	毛 铨

99	老虎鞋	刘成章
105	边境小站	钟小军
108	绿的歌	冰 心
111	行道树	查志华
115	哦，我的小学校的中午	李佩芝
121	白杨树沙沙响	刘湛秋
125	石缝间的生命	林 希
130	河，就是海？	王英琦
136	雨线串古今	石 英
145	有星和无星的夜	吴泰昌
159	武夷山人物画	章 武
171	马背上的小红军	陈 靖
175	每当我想起烛光下的舞蹈	资华筠
181	太阳的香味	叶文玲
187	本质是军人	张琦 莫怀戚
193	绿色的生命	张胜友
197	毛主席在农民家里作客	袁茂余
202	南瓜小忆	李怀坝
206	这不是一颗流星	王周生
210	万斛珠玑	峻 青

野性的林

柳 嘉

在海南岛，我登上了高高的尖峰岭。

瞧那辽阔、深邃、汪洋似的林海，莽莽苍苍，层层叠叠，涌着无垠的绿涛，横亘在眼前，那情调是多么粗犷。当我们进入林中，瞧着那藤萝缠绕、蕨类丛生，横如帐幔的林墙，邃如深渊的林窟，密如桩柱的林干，又使人堕入了朦胧的神秘之感里。

这亚热带的原始森林多么富于野性。

我在这里看到了力的素描和写生。野性不就是力的象征！雪莱的名句说得多好：“万物由于自然律，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。”我却从森林

里瞧出了大自然神笔的气势。它的铁划银钩倔强而刚劲。没有这亘古如一的精神，便不可能有万物的滋生。每一粒种子落入土里便是力的萌芽，然后便有力的茁壮和成长。你瞧那每一棵树木都挺拔而昂扬，没有丝毫悠游的逸致，也没有一点儿踌躇犹豫的迹象。它们只是一个劲地拚命向上长，朝着晴空，朝着雨露，朝着阳光。看得出来，在这横七竖八的密林里，它们的生长并不容易，在青春时显然是十分艰苦的，彼此间曾经出现过力的较量和搏斗。看那桢楠合抱着坡榈，高山榕的气根绞勒着另一株大树，然而它们终于成长起来了。有的巨大得象擎天的柱石，几乎多人才能合抱；有的高达数十米，仰着头还看不到它的尖顶；它们的根长成板状，一块一块的深深地陷入地里，仿佛是艘万吨巨轮的舵，支撑着这巨藁固如磐石。于是，我从这些勃勃的生机中好象听到了山林的心跳，看到了最美妙的刻画力的珍品。

野性的林具有最纯真、最朴素的美。它毫不做作，既没有病态，也没有畸形。它是这样的浑厚、丰满而斑斓。因为它包罗、积累并融合了从古至今林中最美好的种属、质地和品性。被

称为活化石的几千年前繁茂滋生的树蕨和铁桐依然健在。仅仅二万余亩的林区便有千种以上的乔木和草本。难道这还不够浑厚和丰满！绿楠干细似杖，乌臼蕨径粗如椽，黄桐高可擎天，铺地蜈蚣低与脚齐，高山蒲葵叶大如伞，五列木青红相间，鸡藤果花纹五色，猕猴桃有方有圆，难道这还不够斑斓奇丽？然而这千姿百态都富于原始的健美，每一棵树都闪烁着生命的光华、茁壮的异彩。春天的光，夏日的雨，秋季的风，隆冬的霜都为它们淡抹浓妆，使守林人觉得春色新，促人振奋；夏色暖，教人舒坦；秋色金，令人欢欣；冬色凝，使人坚定。他们也象森林里的树一样，爱上了这块土地，蒂固根深。

我们愈往里去，只觉得绿的色彩愈重，泥土的气息愈浓，遍地的野趣也愈迷人了。我们可以从清脆的鸟声里听出画眉、白鹇、原鸡这些山野的精灵们对森林的热爱；从错什的蹄印里看出鹿、豹、山猿、黄獾、马猴、野鸡，以至蟒蛇这些丛林的壮士们依恋故土的深情。待我们到达森林的中心，越过淙淙的流泉，树丛尖端的奇景便展现在我们头顶。在那万木之巅，各种吊兰如盆景低垂，碎骨补似繁花四散，鸟巢蕨上撑云

天，青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白的、紫的奇花异草在树尖儿争妍斗丽，组成了一个奇异的空中大花园。啊！高山盈盈，林木青青，异卉缤纷，我们竟可以从这儿追思到古森林那千姿百态的风光，使我们的美感向着智慧的高度上升。

终于，我从力和美之中看到了希望。它们并不平庸，也毫不温驯；虽貌似粗鲁、莽撞，但却充满活力。野性难道不就是一种敢于拼搏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吗！在这儿，随处都可以找到这可贵品质的特征。瞧，所有的树木都坚信自己有立于众树之林的能力，它们从来也没有片刻放弃对光和热执着的追求。那先锋树种乘风飞来，落地生根。不论岁月多么漫长，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便可以世代更新，绵绵不绝。

野性的林让我们获得了力的启示，美的意念，希望的鼓舞和鞭策。我们虽然奔走竟日，却只感到清新的欢乐而毫无倦意。

（选自1983年1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青春余梦

孙 犁

我住的大杂院里，有一棵大杨树，树龄至少有七十年了。它有两围粗，枝叶茂密。经过动乱、地震，院里的花草树木，都破坏了，唯独它仍然矗立着。这样高大的树木，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，确实少见了。

我幼年时，我们家的北边，也有一棵这样大的杨树。我的童年，有很多时光是在它的下面、它的周围度过的。我不只在秋风起后，在那里拣过杨叶，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，象一条条的大蜈蚣；在春天度荒年的时候，我还吃过杨树飘落的花，那可以说是最苦最难以下咽的野菜了。

现在我已经老了，蜇居在这个大院里，不能再向远的地方走去，高的地方飞去。每年冬季，我要升火炉，劈柴是宝贵的，这棵大杨树帮了我不少忙。霜冻以后，它要脱落很多干枝，这种干枝，稍稍晒干，就可以升火，很有油性，很容易点着。每听到风声，我就到它下面去拣拾这种干枝，堆在门外，然后把它们折断晒干。

在这些干枝的表皮上，还留有绿的颜色，在表皮下面，还有水份。我想：它也是有过青春的呀！正象我也有过青春一样。然而它现在干枯了，脱落了，它不是还可以帮助别人升起火炉取暖吗？

是为序。

我的青春的最早阶段，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度过的。保定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荒凉的城市，但也是很便于读书的城市。在这个城市，我呆了六年时间。在课堂上，我念英语，演算术。在课外，我在学校的图书馆，领了一个小木牌，把要借的书名写在上面，交给在小窗口等待的管理员，就可以拿到要看的书。图书管理员都是博学之士。星期天，我到天华市场去看书，那里有一家卖文具的小铺子，代卖各种新书。我可

以站在那里翻看整整半天，主人不会干涉我。我在他那里看过很多种新书，只买过一本。这本书，我现在还保存着。我不大到商务印书馆去，它的门半掩着，柜台很高，望不见它摆的书籍。

读书的兴趣是多变的，忽然想看古书了；又忽然想看外国文学了；又忽然想研究社会科学了，这都没有关系。尽量去看吧，每一种学科，都多读几本吧。

后来，我又流浪到北平去了。除了买书看书，我还好看电影，好听京戏，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，一些科班名角。我住在东单牌楼，晚上，一个人走着到西单牌楼去看电影，到鲜鱼口去听京戏。那时长安大街多么荒凉，多么安静啊！一路上，很少遇到行人。

各种艺术都要去接触。饥饿了，就掏出剩下的几个铜板，坐在露天的小饭摊上，吃碗适口的杂菜烩饼吧。

有一阵子，我还好歌曲，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，我们要呼喊。

无论保定和北平，都曾使我失望过，痛苦过。但也都给过我安慰和鼓舞，留下的印象是

深刻的。我在那里得到过朋友们的帮助，也爱过人，同情过人。写过诗，写过小说，都没有成功。我又回到农村来了，又听到杨树叶子，哗哗的响着。

后来，我参加了抗日战争，关于这，我写得已经很多了。战争，充实了我的青春，也结束了我的青春。

我的青春，价值如何？是欢乐多，还是痛苦多？是安逸享受多，还是颠沛流离多？是虚度，还是有所作为，都不必去总结了。时代有总的结论，总的评价。个人是一滴水，如果滴落在江河，流向大海，大海是不会涸竭的。正象杨树虽有脱落的枝叶，它的本身是长存的。我祝愿它长存！

是为本文。

（选自1983年1月19日《文汇报》）

延安水杉

和 谷

我又来到了延安，赶上阳春三月的好时候。

庆幸的是，在园林处的苗圃里，我看见了一种美丽的树，它叫水杉。初识这稀有树种，不免得煞是稀罕。看上去，挺拔而又秀气，端庄而又潇洒，简直象亭亭伫立又似飘然欲仙的少女。青绿色针叶，在熏风中微微闪动，荡漾一股神姿妙韵。不曾看见过这绝美的水杉，感叹之余确有几缕相见恨晚的意绪呢！

顺着刚刚消融的延河，我同园林处的老黄同志到王家坪去。延安的第一代水杉，据说已经在那里生长了二十三个冬春了。

我们漫步在河滩里，迎面是夹杂着细沙的
黄风。延安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，又往往这么
多风。背凹里还闪着星星点点的残雪，阳坡上
已透出拙朴的亮色。延河揽着细碎透明的冰
屑，庄重地涌流而去。河边松软的沙滩，踩去绵
绵地适意。浅淡的几星黄色小花，摇曳在苏醒
了的萋萋荒草里。

据史书记载，陕北高原也曾是古树参天、幽
旷绝尘的绿色原野，堪称肥美的卧马草地。大
气环流，地质变迁，使这里日逐趋为干旱、风沙
与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。脉络似的山梁与皱纹
状的山地，呈显一个苍老庄稼人的模样。可高
原，曾有过那么个美丽的绿色童年啊！

“黄土高原，黄土高原，什么时候能返老还
童为绿色高原就好了！”老黄揩着被沙尘打湿的
眼睛，噙着泪深沉地环顾着四周的山塬。一缕
风儿吹来，他又揉眼了。似有那么个顽皮孩子，
朝他好意地扬把沙子，又溜走了。

真看不出，这位中年汉子，一个有着黝黑皮
肤、粗手笨脚的山野之人，对高原竟有这股诗的
情感！在他细微的神色里，似乎风沙也很亲切，
因为它是属于延安的风沙，打出眼泪也是有几

分幸福的。

穿过马路，踏上一条洁净的甬道，我们步入了王家坪的窑院，小憩在一方石桌旁。我是常来延安的，这里也到过三几次。可总也没注意到这窑院里的水杉。这回要不是专程看望水杉，也不会光顾它的。但水杉不是早就生长在这里吗？我也许曾披过它的蓊郁的浓荫，呼吸过它的清馨气息，但不曾打问过它的名字，以及它的历史，它的性情，它的风格。

我要好好地看看水杉了。其形状，比苗圃里的幼树更为可观。许是经风沐雨的缘故，枝股舒展开来，显得健美而遒劲。树冠三十来米高，形若宝塔。树叶呈披针形，亦作对生。树干洁丽、圆润，枝条趋向高处，勃然欲飞。缕缕阳光，穿织其间，更显得奇丽丰采。

遇上老黄这位向导，深沉且极热情，又内行得很，这是我所庆幸的。他告诉说，水杉系高大落叶乔木，球果的果鳞交互对生，到了冬季，叶子与小枝一并脱落，母体便在冬寒中以铁的自然规律，坦然地完成了又一个年轮。水杉又是一种速生树种，幼树每年可以长高一米左右。它所汲取的营养，就有落叶化为泥土后的祝愿。水